

現代

第一卷

現代

第一卷 合訂本

上海書店影印

影 印 说 明

《现代》为文学刊物，月刊，施蛰存主编。3卷1期起改由施蛰存、杜衡(苏汶)主编。1935年因现代书局受国民党控制，故自6卷2期“革新号”起由汪馥泉接编，改为综合性刊物。出至6卷4期，即告停刊。

自1932年5月创刊到1935年5月停刊，共出版34期。重印时，卷首加印施蛰存的《重印全份〈现代〉引言》一篇。

现 代

施蛰存等编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

1984年9月 1—2500(K35—1)

精装全八册 定价 110.00元

重印全份《现代》引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吴淞发动了侵略战争。以蔡廷锴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阻止了日本军队的推进。由于蒋介石的畏敌保命，不惜卖国投降，不久就和日本军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结束战争。这次战役虽然不到三个月，但使上海的经济、文化、民生，都遭受到很大的破坏，所有的文艺刊物，几乎都停止了。

日本军队撤退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文化出版事业正待复兴。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计划创办一个文艺刊物，以发展书局的营业。这家书局，在一·二八战争以前，曾出版过几种左翼文艺刊物，如《拓荒者》、《大众文艺》等，都被国民党官方禁止了。在官方的压力下，他们又不得不出版宣传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这个刊物，幸而被日本侵略军的一炮轰垮了。

现在，这两位老板，惊心于前事，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于是他们物色到我。我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而且我有过编文艺刊物的经验，他们以为我是最符合于他们的期望的编者。当时，我和朋友们办的水沫书店已受战事影响而歇业，我闲着无事，就接受了现代书局的邀请，为该书局编辑一个大型文学月刊，刊名就叫做《现代》。

第一期《现代》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创刊，当时是上海唯一的文艺刊物。我在《现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一个《创刊宣言》，说明这个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而『不是同人杂志』。又申明这个杂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又说：『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这些话，只是间接地说明这个刊物没有任何一方面的政治倾向，刊物的撰稿者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出版家现代书局来说，这样一篇《创刊宣言》是必要的，它可以保证不再受到因出版政治倾向鲜明的刊物而招致的经济损失。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阵营中的文艺刊物，几乎都是同人刊物。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一个学会、或一个社，办一个刊物，为发表文章的共同园地。每一个刊物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都是一致的。

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发生分歧的时候，这个刊物就办不下去。《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都可为例。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别人编辑。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现代》绝不可能编成为一个有任何政治或文艺倾向性的同人杂志。

但是，许多人一向看惯了同人杂志，似乎不能理解文艺刊物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对于我主编的《现代》，总爱用同人杂志的尺度来衡量。早在一九三四年，已经有人讥讽这个刊物是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混血儿。谷非（胡风）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来评论《现代》上发表的小说，好象巴金、沉樱、靳以等作家的创作都是遵循《第三种人》的理论创作的，显然他也把《现代》看作《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了。解放以后，有些文学史家、理论家，提到《现代》，有的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刊物』，有的说是『一度以第三种人面目出现』，有说的它『提倡所谓『现代』观念』，我觉得全不对头，他们中可能没有看到过全份《现代》，只好望文生义地说一通。不过，这也难怪，三十年代的刊物，今天已所存无几，一般人确是不容易见到了。

现在，上海书店愿意影印全份《现代》，这是一件大好事，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已成为文学史陈迹的刊物，能向文学史家提供研究资料，看看这个刊物在当时文学界的作用和意义，给一个不多不少的评价。

全份《现代》，共计出版了三十四期。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二期，是我主编的，它们可以代表我的文艺态度。第三卷第一期起，至第六卷第一期止，共十九期，是我和杜衡（苏汶）合作编辑的。第六卷第一期出版后，我和杜衡都辞去了《现代》编务，并脱离了现代书局。书局也经过改组，换了老板。《现代》由国民党派来的编辑主持，出了三期，维持不下去，随着现代书局的歇业而废刊了。上海书店把包括最后三期的全份《现代》都重印出来，可以说明，象《现代》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不属于左翼文学的刊物，也还是要在挣扎中求生存，而最后还是为国民党所不能容。

施蛰存

一九八三年十月

現代

創
刊
號

Les Contemporains

Volume I, Numéro I.

創刊宣言

□本誌是文學雜誌，凡文學的領域，即本誌的領域。

□本誌是普通的文學雜誌，由上海現代書局請人負責編輯，故不是狹義的同人雜誌。

□因為不是同人雜誌，故本誌並不預備造成任何一種文學上的思潮，主義，或黨派。

□因為不是同人雜誌，故本誌希望能得到中國全體作家的協助，給全體的文學嗜好者一個適合的貢獻。

□因為不是同人雜誌，故本誌所刊載的文章，祇依照着編者個人的主觀為標準。至於這個標準，當然是屬於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方面的。

□因為本誌在創刊之始，就由我主編，故覺得有寫這樣一點宣言的必要。雖然很簡單，我却以為已經儘够了。但當本誌由別人繼承了我而主編的時候，或許這個宣言將要不適用的。所以，這雖然說是本誌的創刊宣言，但或許還要加上「我的」兩字為更適當些。

二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蛰存

公墓

穆時英

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在這純潔的大理石底下，
靜靜地躺着我的母親。墓碑是我自家兒寫的——

「徐母陳太夫人之墓」

民國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兒克淵書」

一

四月，愉快的季節。

郊外，南方來的風，吹着暮春的氣息。這兒有晴朗的太陽，蔚藍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這兒沒有爵士音樂，沒有立體的建築，跟經理調情的女書記。田野是廣闊的，路是長的，空氣是靜的，廣告牌上的紳士是不會說話，只會抽烟的。

在母親的墓前，我是純潔的，愉快的；我有一顆孩子的心。

每天下午，我總獨自個兒跑到那兒去，買一束花，放在母親的墓前，便坐到常青樹的旁邊，望着天空，懷念着遼遠的孤寂的母親。老帶本詩集去，躺在草地上讀，也會帶口琴去，吹母親愛聽的第八交響曲。可是在母親墓前，我不抽烟，因為她是討厭抽烟的。

公墓的爲了我天天去，就和我混熟了，時常來跟我瞎拉扯。我是愛說話的，會嘮叨地跟他說母親的性情，說母親是怎麼個人。他老跟我講到這死人的市府裏的居民，講到他們的家，講到來拜訪他們的人。

「還有位玲姑娘也是時常到這兒來的。」有一天他這

麼說起了。『一來就像你那麼的得坐上這麼半天。』

『我怎麼沒瞧見過？』

『瞧見過的。不十分愛說話的，很可愛的，十八九歲的模樣兒，小個子。有時和她爹一塊兒來的。』

我記起來了，那玲姑娘我也碰到過幾回，老穿淡紫的，稍會瘦着點兒，她的臉和體態我却沒有實感了，只記得她給我的印象是矛盾的集合體，有時是結着輕愁的丁香，有時是愉快的，在明朗的太陽光底下嘻嘻地笑着的白鴿。

『那座墳是她家的？』

『斜對面，往右手那邊兒數去第四，有花放在那兒的——瞧到了沒有？玲姑娘今兒早上來過啦。』

那座墳很雅潔，我曾經把牠和母親的墳比較過，還記得是姓歐陽的。

『不是姓歐陽的嗎？』

『對啦。是廣東人。』

『死了的是她的誰？』

『多半是她老娘吧。』

『也是時常到這兒來伴母親的孤兒呢。』當時我只這

麼想了一下。

三

那天我從公墓裏出來，在羊齒植物中間的小徑上走着，却見她正從對面來了，便端詳了她一眼。帶着墓場的冷感的風吹起了她的袍角，在她頭髮上吹動了閨閣的海，很有點兒瀟灑的風姿。她有一雙謎似的眼珠子，蒼白的臉，腮幫兒上有點兒焦紅，一瞧就知道是不十分健康的。她叫我想起山中透明的小溪，黃昏的薄霧，戴望舒先生的『雨巷』，蒙着梅雨的面網的電氣廣告。以後又碰到了幾次。老瞧見她獨自個兒坐在那兒，含着沈默的笑，望着天邊一大塊一大塊的白雲，半閉着的黑水晶藏着東方古國的祕密。來的時候兒總是獨自個來的，只有一次我瞧見她和幾位跟她差不多年齡的姑娘到她母親墓旁的墓地上野餐。她們大聲地笑着，談着。她那愉快的笑是有傳染性的，大理石，石獅子，半折的古柱，風呂草，全對我嚷着：

『愉快呵——四月，戀的季節！』

我便『愉快呵』那麼笑着；杜鵑在田野裏叫着丁香的憂鬱，沿着鄉下的大路走到校裏，便忘了饑餓地回想着她

廣東味的帶鼻音的你字。爲了這你字的嫵媚我崇拜着明媚的南國。

接連兩天沒瞧見她上公墓去，她母親的那座墳是寂寞的，沒有花。我坐在母親的墓前，低下了腦袋憂鬱着。我是在等着誰——一聲遠遠兒飄來的天主堂的鐘，等一陣晚風，等一個紫色的朦朧的夢。是在等她嗎？我不知道。幹嗎兒等她呢？我並不認識她。是懷念遼遠的母親嗎？也許是的。可是她來了，便會『愉快呵』那麼地微笑着，這我是明白的。

第三天我遠遠兒的望見她正在那兒瞧母親的墓碑。懷着吃朱古力時的感覺走了過去，把花放到大理石上：

『今兒你來早了。』

就紅了臉。見了姑娘紅着臉窘住了，她只低低的應了一聲兒便淡淡的走了開去。瞧她走遠了，我猛的倒了下去，躺在草地上；沒有嘴，沒有手，沒有視覺，沒有神經中樞，我只想跳起來再倒下去，倒下去再跳起來。我是無軌列車，我要大聲的嚷，我要跑，我要飛，力和熱充滿着我的身子。我是偉大的。猛的我想起了給人家瞧見了，不是

笑話嗎？那麼瘋了似地！才慢慢兒的靜了下來，可是我的思想却加速度地飛去了，我的腦纖維組織爆裂啦，成了那麼多的電子，向以太中躡着。每一顆電子都是愉快的，在我耳朵旁邊蒼蠅似地嗡嗡的叫。想着想着，可是在想着什麼呢？自家兒也不知道是在那兒想着什麼。我想笑；我笑着。我是中了 Spring fever 吧？

『徐先生你的花全給你壓扁啦。』

那管墓的在嘴角兒上叨着烟蒂兒，拿着把剪小樹枝的剪刀。我正躺在花上，花真的給我壓扁了。他在那兒修剪着圍着我母親的墓場的矮樹的枝葉。我想告訴他我跟玲姑娘講過了，告訴他我是快樂的。可是笑話哪。便拔着地上的草和他談着。

晚上我悄悄的對母親說：『要是你是在我旁邊兒，我要告訴你，你的兒子瘋了。可是現在我跟誰說呢？同學們要拿我開玩笑的。睡到早上，天剛亮，我猛的坐了起來望了望窗外，操場上沒一個人，溫柔的太陽的觸手撫摩着大塊的土地。我想着晚上的夢，那些夢却像雲似的飛啦，捉摸不到。又躺下去睡啦，——睡啦，像一個幸福的孩子。』

下午，我打了條闊領帶——我愛穿連領的襯衫，不大打領帶的。從那條悠長的煤屑路向公墓那兒走去。溫柔的風呵！火車在鐵沿上往那邊駛去，嚷着，吐着氣，喘着，一臉的汗。儘那邊兒，蒙着一層煙似的，瞧不清楚，只瞧得藍的天，廣闊的田野，天主堂的塔尖，青的樹叢。花房的玻璃棚反射着太陽的光線。池塘的水面上有蒼老的青苔，岸上有柳樹。在矮籬旁開着一叢薔薇，一株桃花。我折了條白楊的樹枝，削去了桎枝和樹葉，當手杖。

一個法國姑娘，戴着白的法蘭西帽，騎在馬上踱着過來，她的笑勁兒裏邊有地中海旁葡萄園的香味。我笑，揚一揚手裏的柳條，說道：

「愉快的四月呵！」

「你打牠一鞭吧。」

我便在馬腿上打了一鞭，那馬就跑去了。那法國姑娘回過身來揚一揚胳膊。她是親熱的。挑着菜的鄉下人也對我笑着。

走到那條往母親墓前去的小徑上，我便往她家的墳那兒望，那墳旁的常青樹中間露着那淡紫的旗袍兒，亭亭地

站在那兒哪，在樹根的旁邊，在黑綢的高跟兒鞋上面，一雙精緻的腳！紫色的丁香沉默地躺在白大理石上面，紫色的玲姑娘，沉默地垂倒了腦袋，在微風裏邊。

「她也在那兒呵；和我在一個蔚藍的天下面存在着，和我在一個四月中間存在着，吹動了她的頭髮的風就是吹起了我的闊領帶的風哪！」——我是那麼沒理由地高興。

過去和她談談我們的母親吧。就這麼冒昧地跑過去不是有點兒粗野嗎？可是我真的走過去啦，裝着滿不在乎的臉，一個把墳墓當作建築的藝術而欣賞着的人的臉。她正在那兒像在想着什麼似的，見我過去，顯着爲難的神情，招呼了一下，便避開了我的視線。

吞下了炸彈哪，吐出來又不是，不吐出來又不是。再過一回兒又得紅着臉窘住啦。

「這是你母親的墓吧？」究竟這麼說了。

她不作聲，天真的嘴犄角兒上送來了懷鄉病的笑，點下了腦袋。

「這麼晴朗的季節到郊外來伴着母親是比什麼都有意思的。」只得像獨自那麼的扮着滑稽的角色，覺

待快要變成喜劇的場面了。

「靜靜地坐在這兒望着藍天是很有味的。」她坐了下去，不是預備拒絕我的模樣兒。「時常瞧見你坐在那兒，你母親的墓上，——你不是天天來的嗎？」

「差不多天天來的。」我也跟着坐了下去，同時——「不會怪我不懂禮貌吧？」這麼地想着。「我的母親頂怕螞蟥哪！」

「母親呵！」她又望着遠方了，沉默地笑着，在她視線上面，在她的笑勁兒上面，像蒙了一層薄霧似的，暗示着一種溫暖的感覺。

我也喝醉了似地，躺在她的朦朧的視線和笑勁兒上面了。

「我還記得母親幫我逃學，把我寄到姑母家裏，不讓爹知道。」

「母親替我織的絨衫子，我三歲時穿的絨衫子還在我放首飾的小鐵箱裏。」

「母親討厭抽烟，老從爹嘴土把雪茄搶下來。」

「母親愛白芙蓉，我愛紫丁香。」

我的爹有點兒怕母親的。

「跟爹鬧了嘴，母親也會哭的，我聽見母親哭過一次。」

「母親呵！」

「靜靜地在這大理石下面躺着的正是母親呢！」

「我的母親也靜靜地躺在那邊兒大理石下面哪！」

在懷念着遠遠的母親的情緒中，混和着我們中間友誼的好感。我們絮絮地談着母親生前的事，像一對五歲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在房裏邊跳着兜圈兒，把自家弄累了才上牀去；躺了一回兒又坐起來。宿舍裏的燈全熄了，我望着那銀色的海似的操場，那球門的影子，遠方的樹。默默地想着，默默地笑着。

四

每天坐在大理石上，和她一同地，聽着那寂寂的落花，靠着墓碑。說她不愛說話的人是錯了，一講到母親，那張契默的嘴裏，就結結巴巴地泛溢着活潑的話。就是緘默的時候，她的眼珠子也會說着神祕的話，只有我聽得懂的

話。她有近代人的敏感，她的眼珠子是情緒的寒暑表，從那兒我可以推測氣壓和心理的晴雨。

姑娘們應當放在適宜的背景裏，要是玲姑娘存在在直線的建築物裏邊，存在在銀紅的，黑和白配合着的強烈顏色的衣服裏邊，存在在爵士樂和 Neon light 裏邊，她會喪失她那種結着淡淡的哀愁的風姿的。她那蹙着的眉尖適宜於垂直在地上的白大理石的墓碑，常青樹的行列，枯花的淒涼味。她那明媚的語調和夢似的微笑却適宜於廣大的田野，晴朗的天氣；而她那蒙着霧似的視線老是望着遼遠的故鄉和孤寂的母親的。

有時便伴着她在田園間慢步着，聽着在她的鞋跟下揚起的戀的悄語。把母親做中心點，往外，一圈圈地劃着談話資料的圓。

「我頂喜歡古舊的鄉村的空氣。」

「你喜歡騎馬嗎？騎了馬在田野中跑着，是年輕人的事。」

「母親是死在西湖療養院的，一個五月的晚上。肺結核是她的遺產；有了這遺產，我對於運動便是絕緣體了。」

說到肺結核，她的臉是神經衰弱病患者的。

爲了她的康健，我憂鬱着。「如果她死了，我要把她葬在紫丁香塚裏，彈着 Mandolin，唱着蕭邦的流浪曲，伴着她的，像現在伴着母親那麼地。」——這麼地想着。

戀着一位害肺病的姑娘，猛的有一天知道了她會給肺結核菌當作食料的，真是痛苦的事呵。可是痛苦有嗎用呢？

「那麼，你幹嗎不住到香港去哪？那兒不是很好的療養院嗎？南方的太陽會醫好你的。」我真希望把姊放在暖房裏花似的培養着哪……小心地在快枯了的花朶上洒着水——做園丁是快樂的。我要用紫色的薄綢包着她，蓋着那盛開着的花蕊，成天地守在那兒，不讓蜜蜂飛近來。

「是的，我愛香港。從我們家的窗子裏望出去，可以看到在細雨裏蛇似地蜿蜒着維多利亞市的道路。我愛那種淡淡的哀愁。可是父親獨自個兒在上海寂寞，便來伴他；我是很愛他的。」

走進了一條小徑，兩邊是矮樹紮成的籬子。從樹枝的底下穿過去，地上有從樹葉的空隙裏漏下來的太陽光，螞

蚱似的爬在蔓草上；蔓草老纏住她的鞋跟，一纏住了，便輕輕地頓着脚，蹙着眉尖說：

「討厭的……」

那條幽靜的小徑是很長的，前面從矮籬裏邊往外伸着蒼鬱的夏天的灌木的胳膊，那迷離的葉和花遮住了去路，地上堆滿着落花，風呂草在脚下怨恨着。俯着身子走過去，悉悉地，踐着混了花瓣的鬆土。猛的矮籬旁伸出枝薔薇來，枝上的刺鈎住了她的頭髮，我上去幫着她摘那些刺，她歪着腦袋瞧。這麼一來，我便忘了給薔薇刺出血來的手指啦。

走出了那條小徑，呵，瞧哪！那麼一大片麥田，沒一座屋子，沒一個人！那邊兒是一個池塘，我們便跑到那兒坐下了。是傍晚時分，那麼大的血色的太陽在天的那邊兒，站在麥穗的頂上，藍的天，一大塊一大塊的紅雲，紫色的暮靄罩住了遠方的麥田。水面上有柳樹的影子，我們的影子，那麼清晰的黑暗。她輕輕地喘着氣，散亂的頭髮，桃紅的腮幫兒——可是肺病的徵象哪！我憂鬱着。

「廣大的田野！」

「藍的天！」

「那太陽，黃昏時的太陽！」

「還有——」還有什麼呢？還有她呵；她正是黃昏時的太陽！可是我沒講出來。為什麼不說呢？說「姑娘，我戀着你。」可是我膽怯。只輕輕地「可愛的季節呵！」這麼嘆息着。

「瞧哪！」她伸出腳來，透明的，淺灰的絲襪子上面爬滿了毛蟲似的草實。

「我……我怎麼說呢？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從前有一位姑娘，她是像花那麼可愛的，是的，像丁香花。有一位癡心的年輕人戀着她，可是她不知道。那年輕人天天在她身旁，可是他却是孤獨的，憂鬱的。那姑娘是不十分康健的，他為她掛慮着。他是那麼地戀着她，只要瞧見了她便覺得幸福。他不敢請求什麼，也不敢希冀什麼，只要她知道他的戀，他便會滿意的。可是那姑娘却不知道；不知道他每晚上低低地哭泣着……」

「可是那姑娘是誰哪？」

「那姑娘……那姑娘？是一位紫丁香似的姑娘……是

的，不知在那本書上看來的一箇故事能咧。」

「可愛的故事哪。借給我那本書吧。」

「我忘了這本書的名字，多嚙找到了便帶給你。就是找不到，我可以講給你聽的。」

「可愛的故事哪！可是，瞧哪，在那邊兒，那邊是我的故鄉呵！」蒙着霧似的眼珠子望着天邊，嘴犄角兒上掛着夢似的笑。

我的戀，沒誰知道的戀，沉默的戀，埋在我年輕的底。

「如果母親還活着的話，她會知道的；我會告訴她的。我要跪在她前面，讓她撫着我的頭髮，告訴她，她兒子隱秘的戀。母親呵！」我也望着天邊，嘴犄角兒上掛着寂寞的笑，睜着憂鬱的眼。

五

在課堂前的石階上坐着，從懷裏掏出母親照片來悄悄地跟她說。

「母親，爹愛着你的時候兒是怎麼跟你說的呢？他也講個美麗的，暗示的故事給你聽的嗎？他也是像我那麼膽

怯的嗎？母親，你爲什麼要生一個膽怯的兒子哪？」

母親笑着說：「淘氣的孩子。沉默地戀着不也很好嗎？」

我悄悄地哭了。深夜裏跑到這兒來幹嗎呢？夜風是冷的，夜是靜默而溫柔的；在幸福和憂鬱雙重壓力下，孩子的心是脆弱的。

彈着Mandolin，低低地唱着，靠在墓碑上：

「我的生命有一箇祕密，
一箇青春的戀。」

可是我戀着的姑娘不知道我的戀，
我也只得沉默。

天天在她身邊，我是幸福的，
可是依舊是孤獨的；

她不會知道一顆痛苦的孩子的心，
我也只得沉默。

她聽着這充滿着「她」的歌時。

她會說：「她是誰呢？」

直到年華度盡在塵土，我不會向她明說我的戀，

我是只得沉默！」

我低下了腦袋，默默地。玲姑娘坐在前面：

「瞧哪，像憂鬱詩人萊諾的手杖哪，你的臉！」

「告訴你吧，我的祕密……」可是我永遠不會告訴她真話的。「我想起了母親呢！」

便又默着了。我們是時常靜靜地坐着的。我不願意她講話，瞧了她會說話的嘴我是痛苦的。有了嘴不能說自家兒的祕密，不是痛苦的啞子嗎？我到現在還不明白，為什麼我那時不明說；我又不是不會說話的人。可是把這壓在天真的年齡上的純潔的姑娘當作戀的對象，真是犯罪的行為呢。她是應該瑪利亞似地供奉着的，用殉教者的熱誠，每晚上為她的康健祈禱着。再說，她講多了話就喘氣，這對於她的康健有妨礙。我情願讓她默着。她默着時，她的髮，她的閉着的嘴，她的精緻的鞋跟會說着比說話時更有意思的悄語，一種新鮮的，得用第六覺去諦聽的言語。

那天回去的路上，塵土裏有一朵殘了的紫丁香，給人

家踐過的。她拾了起來裹在白手帕裏邊，塞在我的口袋裏。

「我家裏有許多這麼的小紫花呢，古董似的藏着，有三年前的，乾得像紙花似的。多嚙到我家裏來瞧瞧吧。我有媽的照片和我小時候到現在的照片；還有貴重的糖菓，青色的書房。」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把那天的日記抄在下面：

「五月二十八日

我不想到爹那兒去，也不想上母親那兒去。早上朋友們約我上麗娃栗姐搖船去；他們說那邊兒有柳樹，有花；有快樂的人們，在蘇州河裏邊搖船是江南人的專利權。我拒絕了。他們說我近來變了。是的，我變了，我喜歡孤獨。我時常獨自個兒在校外走着，思量着。我時常有失眠的晚上，可是誰知道我怎麼會變的？誰知道我在戀着一位孤寂的姑娘？母親知道的，可是她不會告訴別人的。我自家兒也知道，可是我告訴誰呢？

今兒玲姑娘在家裏伴父親。我成天地坐在一條小河旁的樹影下，啞吧似的，什麼事也不做，戴了頂闊邊草帽。夏天慢慢兒的走來了，從那邊田野裏，從布穀鳥的叫聲裏

。河邊的草像半年沒修髮的人的鬚髭。田岸上走着光了上半身的老實的農夫。天上沒一釘點雲。大路上，趁假日到郊外來騎馬的人們；他們的白帆布馬褲在馬背上閃爍着，我是寂寞的。

晚上，我把春天的衣服放到箱子裏，不預備再穿了。

明兒是玲的生日，我要到她家裏去。送她些什麼禮呢？我要送她一冊戴望舒先生的詩集，一束紫丁香，和一顆痛苦着的心。

今晚上我會失眠的。」

六

灑水車嘶嘶地在瀝青路上走過，戴白帽的天主教徒喃喃地講着她們的故國，櫥窗裏擺着小巧的日本的遮陽傘，絲睡衣。不知那兒已經有蟬聲了。

牆上牽滿着藤葉，窗子前種着顆芭蕉，悉悉地響着。屋子前面有箇小園，沿街是一溜法國風的矮棚。走進了矮棚，從那條甬道上走到屋子前的石階去，只見門忽然開了，她亭亭地站在那兒笑着，很少見的頑皮的笑。等我走近了，一把月季花的子拋在我臉上，那些翡翠似的子全在我

臉上爆了。『早從窗口那兒瞧見了你哪。』

『這是我送你的小小的禮物。』

『多謝你。這比他們送我的那些糖啦，珠寶啦可愛多啦。』

『我知道那些你愛好的東西。』懇切地瞧着她。

可是她不會明白我的眼光的。我跟了她進去，默着。陳設得很簡單的一間書房，三面都有窗。一隻桃花木的寫字檯靠窗放着，那邊兒角上是一隻書架，李清照的詞，凡爾蘭的詩集。

『你懂法文的嗎？』

『從前我父親在法國大使館任上時，帶着我一同去的。』

她把我送她的那本『我底記憶』放到書架上。屋子中間放着隻沙發榻，一箇天鵝絨的坐墊，前面一隻圓机，上面放了兩本貼照簿，還有隻小沙發。那邊靠窗一隻獨腳長机，上面一隻長頸花瓶，一束紫丁香。她把我送她的紫丁香也插在那兒。

『那束丁香是爹送我的。牠們枯了的時候，我要用紫